

# 幻想派 2020

这是科幻？不，这是幻想！

沈太清◎著

# 幻想派 2020

沈太清◎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幻想派 2020 / 沈太清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5108-1555-3

I. ①幻… II. ①沈…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3785 号

**幻想派 2020**

---

作 者 沈太清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http://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mailto: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555-3

定 价 2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言

我是一个十三岁的初中生，今日托朋友的邀请写下了这篇序言。一开始我就不解，SKY（沈太清，我这么称呼他）为什么会找我写序言，其实我不懂啦，只是就像SKY所说的：“尝试一下。”于是我拿起了笔写下了这段文字。

说到《幻想派2020》这个名字，让我联想到2012。前段时间，2012成为了一个火爆的话题，玛雅人预言2012将是世界末日，最后科学家证实：2012是太阳活动风暴的高峰期，并不会对地球造成毁灭的影响。

而比2012更远的《幻想派2020》会是什么呢？

2020的世界又是怎样的呢？

和2011相比有多大区别？

现实往往是与幻想相反的。

或许你们会说：“想想明天吃什么早饭算了。”但幻想派和现实派就是存在这样大的区别：幻想的世界都带有美好的希望。幻想派中的现实生活是充实且乐观的，每当人们遇到什么苦难，他们就会把自己埋到那可望不可即的幻想中去，因为在幻想的世界里，他们可以得到他们需要的一切，如同饥饿者得到粮食一样。

“有舞台要上，没有舞台创造舞台也要上”。

文字是一个舞台，它承载了许许多多人的梦想也带给了许许多多不同梦想追求，有文字的地方就有梦想的舞台。

活着与生存，原本就是生命的主题。活着，要如何活得更好，或是怎样去让活着变得有意义？困扰了许许多多的人。

“对于一个人来说：虚荣是精神食粮，也是物质食粮。作为一个十三岁的

初中生，我渴望得到虚荣如同绝望者渴望得到希望一样。”

如果我这短短的一段话。能够出现在 SKY 的书上，我一定会到处炫耀。SKY 是个才子，我能够认识他是我的荣幸。

在这里写下这本书的《序言》让我得到一个写作的机会，是我的福气。或许经过这一次以后的我，也有可能成为一个作家，这是一个梦想的舞台。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懂得了很多东西和道理，每天承受着不同的压力，不同时刻的喜怒哀乐。

我最喜欢的是夜晚，一个人躺在床上，看着窗外，望着夜空中那一闪一闪的星星，显得无比迷人，然后幻想着，我是一位美丽动人的公主，和英俊潇洒的王子一起生活，那生活没有烦恼，没有忧虑，那是多么的写意，直到我睡去。

每天晚上，都这样重复的幻想着。或许你会觉得我很幼稚，但没有谁不想过这样的生活，2020 年，距今还有 9 年。

可时间以相同的速度飞逝着，很快 2020 年就会来到，但在 2011 年想 2020 的事会不会有点多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会一直幻想未来的日子和世界，幻想梦想中的那一天的到来。

而《幻想派 2020》这本书是一个人生的大舞台，虽然男一号男二号都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们却把世界带入到另一个文明的高度，2012 的预言是毁灭世界，而这里的结局是光明的，这不是 2012，是 2020，相信它会带给人不同的感受，这是我文绉绉的想法。

大岗中学七年级 YY（钟彦瑜）

2011 年 05 月 24 日



## 前 言

2010年的3月，北京是寒凉的日子。这是我第三次来北京，三月的雪花飘飞，我正式用电脑开始了自己的“打”小说进程。我是南方人，远走北京，为的就是想象着有那么一天能在这边魅力的城市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写小说服务于“立足之地”的拼图，这是我的“目的”。源于对生活的最基本满足和要求，人得生活，我的生活就是写小说。

人们经常看到的是结果的完美性，而忽略了过程之中的汗泪交织的日子。虽然我的生活过得简约而无压力，但完成小说的过程依然带些苦味在里面，没有什么工作可以轻言轻声地带过去而不说一些艰难之类的话语。

在北京居住的时候，看的事情会相对于家乡多得多，每个人都朝着自己的生活方向行进着。很多的人认为这个年龄段的我们再也谈不起梦想，谈不起来，所做的无非是上上班，打发着过日子，偶尔加工资了，就感觉是生活的恩赐，并不带些期望的奢想。我不喜欢谈论梦想，简单地说我有自己的奢望，我奢望可以得心应手地朝着自己所设立的人生拼图走过这个难得的一生。人生总是难得，每个人都一样，这是我永远的信条，所以我必须得努力，去完成自己的任务，完成文字的小说。

我希望世界是可以互相理解的，而非相互争斗，至少不应该勾心斗角。坦然相处，信任着这个世界上能与我们擦肩的，相遇的，深交的彼此，这些展望会在这部小说的主题里表现出来。首先我们得相信我们人类族群里的各个成员，这是生活的出发点。小说给了我们现实生活里所没有的想象，它会告诉我们，小说里的世界要比现实中更加和谐与坦荡。

信任的基础即从人文出发，一切的事业与工作都得服务于“人为本”这

个永恒的话题，任何违背了人文的东西终究站不住脚。科学或是文字，理论或是律令，都服务于人文情怀，文明就在服务人文的背景下发展前行。我的工作就是组织文字，因此我的小说属于“文字性”的服务于“人文”的发展。

《幻想派 2020》传递的是前进光明的理想信息，我不写倒退性或是反叛性的文字，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的文字是积极的，我的小说所传递的理想是发展前进的。我是个乐观的理想主义者、人文发展者，对生活抱着美好的想象，深信世界的未来朝着更人文化的方向发展。

曾经有人问过我：“你是个微不足道的蚂蚁，怎么承载得起理想的高塔？”他是我的好朋友，他会理解我的动向，同时也怀疑着“我的动向”。我没有直接给他答案，我只告诉他：“当理想的高塔只剩下蚂蚁来承载的时候，你会拒绝承载吗？”有时候一个人的力量的确是微不足道，然而使命感到来的时候，微不足道的力量也会成为承载重任的唯一主导。墨子说过，“如果十兄弟中九个慵懒，剩下的那一个就更不应该跟着慵懒，而要做出更多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和其他的九兄弟。”

单个文字微弱，当千千万万的文字组织在一起形成完整的，有主导意义的小说或是其他文体的时候，它们的力量就变得强大。每个人为着自己的未来，为着自己的理想，或者只是为着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存，在做着努力和付出，都可以看作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以个人微弱的力量组织起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而我也这是这其中的一员，所以我有足够的理由来组织自己的文字，承载起理想的高塔。

我理想中的高塔是人文的，也许我一辈子都会归结为为更高人文的建设而努力。

关于《幻想派 2020》这本小说的主题，它就是我理想中的拼图、人文的第一步。

那么有两个很棘手的问题摆在我的面前：“如何进行‘人文的世界’？如何进行‘理想高塔’？”问题的出现并不是麻烦，相反的我喜欢问号，虽然我不是个科学家，专门为解决问题而研究。我喜欢问题的出现是出于对满足于思想的完整性。哲学就是探讨着从“不完整”到“完整”的一个理论过程。我在思考中不断拼接起一套完整且系统的自我理论进程。就如同上帝在星期一创造了太阳月亮和星辰，在星期二创造了大地海洋和空气……他也在不断地拼接

起自己的完整“造世计划”，直到星期六创造出了人类，这份上帝的“造世计划”才正式宣布完成。

我的思考也在拼接起自己的“完整性理论”，思考的动力源就来源于“问题”的出现。于是我说我喜欢“问号”完全是符合自己的出发点，因为我需要它们。

第一个问题：“如何进行‘人文世界’？”

我想在文艺复兴的时候欧洲人民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人文探索了。我在这里提出来，不是教给人们如何去理解和接受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而是要发掘一些符合这个时代或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人文理论。毕竟文艺复兴时代已经是发生在过去六百年前的事了，而人类世界又是前进的，发展到这个时代，自当要拥有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文”。

所以，这里我提出“人文”时基于三个基本的原则：一不违背过去，二不矛盾现在，三不曲解未来。不违背过去可以理解为串接起过去的人文思想，不矛盾现在可以解析为符合当下时代的要求，不曲解未来立足于对过去和现在的展望。

在三个原则下就容易得出“人文世界”的进行方案了：“立足于过去的理论，联系当下的现实，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如此进行着小说世界里的“人文”，围绕着这三个中心，组织起文字的归属，形成一套体系完整的“人文世界”。

第二个问题：“如何进行‘理想高塔’？”

理想的“高塔”前面提起过，在这里只说明它的形成并在此基础上作为人类世界里的一份子所要付出的努力。事实上我们可以用更宽广的心胸接受我们的世界，可以理解为：“我是广东人、中国人、也是世界人，我不仅要坦然对待广东的老乡，中国的同胞，还要坦然地对待世界的人类群体，相互理解，相互接受。不偏袒，不敌对，不欺凌弱小。”

理想就是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学着坦然地相处，从而建立起文明世界的高塔。做到用“你我的真心”换“我们的世界”，即为理想高塔的实现。进行这项高塔计划则需要不同领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做出同一样的事情，这件同一样的事情就是——承认我们是一家人！指代全人类世界。

中国古书上就谈及过“各守各道，天下太平”的理论，而这个理论是考虑到了人文的，它告诫我们：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只有这样，我们的世界才会体现出当代世界的新兴人文。



回头看《幻想派2020》这部小说，书中所讲述的柳仕杰和杨子豪就是追求“理想高塔”的小人物之一。我们可以说他们的力量微不足道，然而他们做出正义事件符合当下时代要求的，因此他们最终会被理解和接受。不管是任何人，只要他所做的事情符合人文，符合正义，符合伦理，符合道德，那么他就是个“理想高塔”的建设者之一。

小说里，柳仕杰和杨子豪以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身份做出惊动世界的正义事业，所以，我们也可以完全有理由相信：“时代的人文在发展，是身为这个时代的我人类群体共同努力的结果。每个人都可以很伟大，因为我们就是这个时代的群体之一，任何一位都在这个时代里，由我们共同来完成这个时代的‘人文世界’和‘理想高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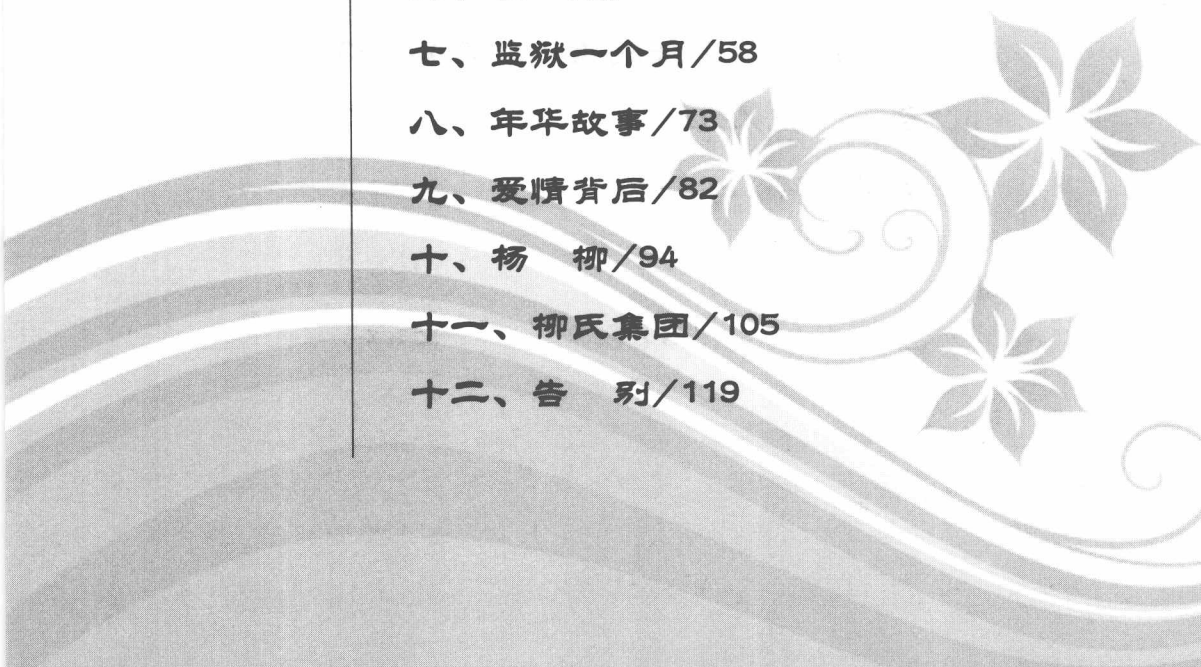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2020年，清华园的学子柳仕杰和杨子豪为争取人类社会没有死刑存在的奋斗故事。书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大量的引用了社会发展观、人生哲学、层次结构、关系与存在论，深度分析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人生价值观、理想追求。小到普通农民工，大到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本书涵盖了各色人物心中的思维运转方式和对事物的认识观念。

这就是《幻想派2020》出现的一系列偶然。我希望看到的是小说的完整性与系统性，让这个故事尽可能完整和真实。毕竟小说是缘于生活现实又区别于生活现实的文字形式，用生活的眼光去品读，用精神的心怀去接受，让这个“现实”与“不现实”的文字世界带给人一份新鲜的想法和感悟。从中能读出独特的沉思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2010年7月2日

沈太清于北京

# 目录

- 序 言/1
  - 前 言/3
  - 一、水木清华/1
  - 二、作战计划/10
  - 三、幻想派/17
  - 四、杨子豪的任务/32
  - 五、第一次的离开/42
  - 六、独 龙/48
  - 七、监狱一个月/58
  - 八、年华故事/73
  - 九、爱情背后/82
  - 十、杨 柳/94
  - 十一、柳氏集团/105
  - 十二、告 别/119
- 

- 十三、人与社会 / 129
- 十四、相 见 / 136
- 十五、策划和行动 / 148
- 十六、波折与纠纷 / 160
- 十七、恐 吓 / 172
- 十八、覩见安南 / 181
- 十九、转 折 / 191
- 二十、闲情水木清华 / 199
- 二十一、刺 杀 / 208
- 二十二、葬 礼 / 216
- 二十三、诺贝尔和平奖 / 228
- 二十四、奥斯陆的雪（终章） / 239
- 后 记 / 243
- 名家点评 / 245

## 一、水木清华

二〇二〇年三月一日，星期日。

微风清凉。

飘飞的白雪，苍白人世间的落寞。水木清华禁锢于冬日的微寒，像是久睡的美人，均和地呼吸自然的气息，做着童真时光的美梦。

清华园里人迹罕至，三月的北京城，依稀的寒风，吹拂起行人的发梢。

静悄悄的人行道上传来柳仕杰健朗的脚步声，和着鸟鸣，给清华园添了份温暖气息。

他直挺的腰板看起来很伟岸，有点古典欧洲人的味道。从出生到现在，十年两个月零七天的日子里，他从未踏出过北京城以外的地方，他是地地道的北京人，骨子里透出几分贵族气。

亭台处的另一个身影，则显得有些单薄，他面对着荷塘的新叶，似有似无，索无尽的传奇，或是沉默的故事。

柳仕杰径直向亭台处的那个身影走去。离那身影还有五步远的地方，未经柳仕杰开口，他已经轻轻地说道：“仕杰，你来了。”

柳仕杰向前五步，走到那身影的面前用他响亮的嗓门问道：“你怎么知道来的人就是我？”

“感觉。”

说完两人都会心地笑了笑。

“子豪，你的眼神告诉我你有心事。”柳仕杰微笑着对杨子豪说。

杨子豪转身面对着青碧的池塘，微微一笑，说道：“世事无常啊，生，忧者死。”

柳仕杰不相信地看了看这个小他一岁的杨子豪，突然感觉陌生，似乎之前从未有认识过他的样子。疑虑了三秒钟他拍了拍杨子豪的肩膀说道：“乐者安，虑者忧。子豪，别思虑过及。”

风吹过，捎来几分冰凉，池水因风皱面，杨柳为雪白头。眼帘世界，白而清晰，灵而讶异，七分感慨，三分情愫。

“走吧，柳兄。她可不喜欢迟到哦。”

“哈哈……”柳仕杰开怀地笑着，杨子豪说到的“她”让他倍感释怀，抛开条条框框的原则，像个稚气的孩童，舔着香醇可口的巧克力。

两人同行，前往水木清华内园，比起柳仕杰魁梧的身板，来自祖国南方的杨子豪显得单薄而娇小，但走路的步调保持一致，铿锵有力。带着目的性的行走，坚决，果断。

水木清华清幽安宁，古典格调的建筑仿若时光轮回，羁绊牵搁。

“柳兄，关于社会学的概论，你是否有独到的见解？”

“人文，人情，人性。”柳仕杰思索着，片刻之后接着解析道：“以人为本，情之以礼，敬之以怀”。孟子云，“及人之老，及人之幼。”

柳仕杰目视着前方，话锋一转地问道：“杨兄呢？何以见得？”

“柳兄问了，那么我也班门弄斧一番。社会学与文学大有相似之处，皆从人文出发，把人性的一面引向另一高度。柳兄专修社会学，而我主修文学，也许这是我俩一见如故的缘由所在。”

内园里站着的女孩，手里拿着一叠文件纸及一本《法律史实》。衣着讲究得体，使得她看起来成熟而有气质，秀外慧中，热情流露，神采奕奕。

柳仕杰和杨子豪迎面走上来，柳开口说道：“雪儿，久等了。”

余雪曼不悦地对柳仕杰批评道：“都几点了！现在才到，时间观念要加强，否则别想跟我在一起。”

杨子豪趁机看了看手表，与约定的时间十三时相差了三分二十秒，他偷偷地笑笑，然后解释道：“学姐，不怪柳兄，都是我的错，刚刚在荷塘边一时太投入了，误了时辰。”

余雪曼举起了手暗示他别说话，然后轻轻地对他说：“别跟他找原因，让他自己说。”

柳仕杰深知道她的个性，于是上前握着她的手说道：“好了，雪儿，我保

证不会有下次。我们进去吧，今天的任务还挺多。”

进入水木清华内园，余雪曼直接引他们到座位里坐下，给他俩一人一份文件纸，叮嘱他们先勾勒出各自觉得重点的地方。对于处理文字工作，三人的天赋都不差。特别的，余雪曼是法律系的高材生，思维严谨，敏捷细腻。柳仕杰则是个全才，高中时以理科生的身份考入清华，却在大一第二学期时转了专业，此后专修社会学，其中的原因除他之外，并未有第二个人知道。余雪曼是他女朋友，交往一个月。杨子豪来自南国的广东，家里是地地道道的庄稼汉，然而他自小对作文就天赋过人，清华校长以特招生的条件录取高考成绩并不出色的他，使得他得以继续自己的学业。

“雪儿，人文兴国战略不属于我们探讨的话题范围，你弄来的资料偏离了我们的要求。”

“今天就是让你们俩过来开拓思维，论文的资料全来源于此。”

“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关于人权的全校性论文，不与‘人文兴国战略’挂钩。”

“那你是怀疑我收集的资料出错？”余雪曼认真地对视着柳仕杰说道。

“不，学姐，我手里的这一份完全符合关于‘人权’的题材。”杨子豪说着很自信地拿起来扬了扬，然后递给柳仕杰。接着说：“柳兄，这里都是现成的资料，完全可以参阅。”

“学弟，论文还得原汁原味地自己写。”

“抄袭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子豪才不会干那种事。”柳仕杰抢先答道。

一句话使得三人互视着，沉默。回旋的思绪，缠绕心环。陈色古调，廊雕的屋角。延续的古朴，映射往昔年月。过往的曾经，烙下历史痕迹。

柳仕杰若有心事地在纸上勾画着，一向细心的他反常地翻阅着那堆资料，停在他手中的那份黑色画纸，被他紧握着，久久不放开。余雪曼抬头的那一刻，望见他心不在焉的神情，伸手轻轻地敲敲桌子，杨子豪第一反应是看着余雪曼，三次过后，柳仕杰才缓过神疑虑地问了余雪曼一句：“怎么了？”

“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刚刚的神态可不像你啊，柳仕杰?!”

“嗯……额……嗯。”柳仕杰一时答不上来。

“在看什么？”余雪曼一把他手中的那份资料夺过来看了看。里面是一篇新闻报道，头版写道：“2020年中国最大贪污案于昨日三时在最高人民法院受



审主犯颜得全判处死刑”。她看完标题又看了柳仕杰一眼，嘲讽地问道：“他不会是你亲戚吧？”

杨子豪率先说：“学姐，四海皆亲。”

“子豪，你还小，对这种腐化的败类，我们就应该用法律公正的手段给予相应的惩戒，对他们可不能抱有仁慈之心啊。法律是公正神圣的人类文化遗产。”

“也许法律也有错的时候。”

“不允许怀疑它的正确性。”

“它是人为制定的行为规范，而非自然法则。‘人为性’即包含了片面的一方。”

余雪曼倔强地摇摇头说：“不，不不，法律是原则性，规范化，公正型的。”

“事物皆具两面性，既是公平也包含了不公平，既是规范也包含了不规范。别为这些无绝对的定律争执。子豪，你先说说这事的看法吧。”柳仕杰对着杨子豪说道。

“我只有一句话：惩戒公正，形式失道。对于违法犯罪分子我们应以公正的法律形式给予判处，然而若以法律的形式给予定性化处理则有些过及。”

“什么叫‘定性化处理’。”余雪曼问道。

“即是说，我们不当以绝对形式的方式来判决一件事或是一个人。取两全之美，非一极偏向。”杨子豪望了望一旁的柳仕杰，问道：“柳兄，觉得呢？”

“言之有理。”

“你俩的意思是说这份资料里的判决不合理？”余雪曼不悦地质疑道。很显然，她认为这是件情之于理的公正性判决，以法律生出身的她有着一股严明的气质。视法律为格言而恪守，遵法律为真理而尽责，循法律为方道而守护。

然而柳仕杰与杨子豪的观点，背离了余雪曼的“公正性”。柳仕杰似乎看出了她的不悦，于是他补充地说道：“孔子云，‘以礼杀人，非礼也’。同样，以‘公正’杀人，非‘公正’也。”

“柳兄所言甚是。学姐，若以人道出发，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而剥夺他人生命都不可取舍。死刑，它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而人们又用死刑这个错误来

犯了个更大的错误。”

“好，不管你俩的观点有多坚决，我认为就目前的形势下，死刑它仍然是件合情合理的刑法。它的存在一定意义上遏制了一些极为恶劣的违法犯罪活动，同时也给予了极恶分子一定的打击，对维护社会稳定与安全有它的积极作用。”

余雪曼的态度坚决。柳仕杰微微地笑着，阻止了刚要开口说话的杨子豪，示意他“点到为止”。适当的争辩是取得更高智慧的途径，对于真理的发现和升华，往往来源于人们在无限的争辩中。柳仕杰看了看表，午后十五时零五分，他把手里的资料放到一边叠好，说道：“时间已不多了，先完成好我们今天下午的任务吧，那些没有结果的争论会浪费掉我们三天三夜的时间，且依然不会有个肯定的结论出现。”

余雪曼和杨子豪对视了一下，理解地点了点头。开始了各自的论文任务。

清华园学子，都有个共同的信念，他们不折服于形式主义，创新精神旺盛，求真务实。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取舍，基于本真的大局感。

一如水木清华的气韵，朴实典雅，端庄稳重。承前的历史传承，启后的梦想开启。水清韵，木华盛。依稀飘飞的白雪，料峭的寒风，随风摇曳的垂柳，亭台，楼阁，小桥，碧波，无不上演了时间的延续。在这时间延续的背后，是千千万万从这走出来的学子，带来了国人无尽的遐想与期待，他们是历史的积淀，也是未来的资产。

十七时，柳仕杰一行，从水木清华的工字厅里出来，说笑雅然，平日不苟言笑的他，嘴角挂着微笑，谈话间露出几分风雅，蛮有海盗王的气质。睿智，神秘，向往着未知的远方。他的眼神里透出的热情，像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宝藏，让人有种想去探个究竟的冲动。

杨子豪的眼神里则或多或少的带点疑问和忧郁，如沉思者一般凝视着前方某一个点，仿佛这个世界对他而言总是未知，且是未可知。若说柳仕杰是个探险者，那么，杨子豪是个十足的怀疑者。在他看来：一朵花，一片叶，一滴水，一粒沙，都是神秘莫测，遐想满怀。

余雪曼家住上海，自小都是老师家长的宠儿，然而在受宠的环境下长大，她并非叛逆或是桀骜不驯。性格强硬，自信，洋溢着激情。像夏日里的阳光，闪着耀眼的光芒，吸引力特浓的女孩。

“雪儿，你先去吃饭吧，我和子豪还有约。”柳仕杰说着话用眼神暗示杨子豪表示肯定的意思，杨子豪心领神会地对着余雪曼点了点头。

余雪曼没问理由地准备向前离开，走出两步时转回头说：“如果今晚迟到，你会知道后果。”说完嘴角上扬了三十度，用她锐利的眼神扫视了柳仕杰一遍，稳稳地离开了。

“柳兄，你不陪学姐一起走啊？学姐的微笑可是在向你挑衅哦！”

“雪儿只是性格比较好强，但她不会无理取闹。”柳仕杰说着话时嘴角也学着余雪曼的样子上扬了三十度，天然的吻合，情窦初开的缘遇。

“爱情的三百六十度温柔。”杨子豪微笑着取笑道。说的人钦羨，听的人暖心，两人咯咯地笑了，情谊之间的默契，贴心的距离，羁绊之外的碰触。

“走吧，子豪，回到亭台去。中午见到你时，你的眼神就告诉了我，你一定还有话要说。”柳仕杰用手做了个请的姿势，踏着他独有的步调，向亭台处走去。

柳枝挂满雪，初春的北京未显示出绿意，俨然的一副冬雪图。二〇二〇年三月一日，午后十七时三十分，日子过得很平常，今天却是一个不寻常的新征程。

清华园池畔，两个身影恰夕阳，夕阳楼外晃。水悠悠，青幽幽，一叙河畔，翻开几许话语，摇摇映垂柳。

“飘雪过后的天，心绪外的感怀。谁主沉浮？”杨子豪开口说道。

“杨兄，天之外，自有理由。”柳仕杰说着用手指指黑黛的天空。然后接着说：“谋事人，成事天，天之外，分晓始末，结局已定，又何谁主沉浮呢？”

杨子豪肯定地点了点头，摇摇手臂指向远处说道：“柳兄，我需要你的帮助，确切地说，我希望你能加入到我的行列中来。让你帮我完成一项变革。”

“变革。”

“是的，也许2020这一个数字将会成为另一个时代的新纪元。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需要柳兄的加入。”

柳仕杰坚定的眼神里透出几分好奇，他迫切地想知道杨子豪所说的话的含义。杨子豪沉思了片刻，凑到柳仕杰的耳畔轻轻地说着话，他说得很轻很轻，似乎某间谍在向上级透露特别的信息。他久久地说着，柳仕杰细细地听着，时而点了点头，时而又惊异地把眼睛睁得老大。每一个字眼都勾在脑海，形成一